

林熙著

春風廬聯話

分半



春風廬聯話

林 熙 著

香港上海書局印行

春 風 廬 聯 話

林 熙 著

上海書局出版兼發行

香港德輔道中二七一號

The Shanghai Book Co.

271, Des Voeux Road C., H. K.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製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七號

一九六二年一月初版 文/675 P.188 32K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序

中國文辭中，有一種爲他國文字所無有，而亦不能爲他國文字所可企及，又無從倣效的，對聯是也。這不是近代開始，自周以來，見於載籍：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論語）以及「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經）都是排比之文。漢魏六朝以後，詩賦辭章，無一不爲駢儷之句，不必言了。記得我們做童子時，開筆作文，先從對偶着手，因爲將來作詩人，應舉業，一切文體，都需對偶。而文章中的別創一格的，却是那些對聯。

對聯於中國社會上，用之最廣。用之於祝頌，用之於哀輓，用之於嬉笑怒罵；用之於廟堂，用之於園林，用之於書舍妝閣。更有涉於文章游戲者，名曰巧對，巧不可階；目曰絕對，絕處逢生。我友春風廬主人，於學無所不窺，於書無所不讀，出其緒餘，編爲聯話一集。斯非小道，凡品藻人材，挖揚風雅者，允宜珍視此一編也。

一九六一年七月，天笑誌於香港，時年八十六。

自序

對聯在文學的園地中，雖然所佔的地位甚小，但它却是園中的奇葩異草，爲人們所愛。欣賞中國古典文學，非要有相當的學問不行，例如韓退之有一篇很好的古文，李太白有首很好的古體詩，辛稼軒有一闕著名的詞，要欣賞它，並不是讀過七八年書的人可以辦得到。對聯就不同了，即使在韻文已廢，語體文大興的今日，中學生也會欣賞，甚至也會應報紙怪聯之徵。由此可見對聯在韻文中比較詩還要通俗許多。因爲學做詩，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做得好與壞，還在不可知之數，對聯就容易得多了，只要畧懂平仄，就是用語體文也可以寫出很好的對聯來。（語體文雖不講平仄，但有時在一句之中改換一兩字，平仄一調，便覺讀起來不同。至於報館的編輯，做個大標題，在這十多個字的偶句中，更要講平仄。）

是誰首先創造對聯，現在已無可考，唐朝人做詩最講究對仗，律詩中的兩聯，尤爲一詩的菁華所在，有了名對，自然會爲人欣賞傳誦，大概到唐末宋初，已有人專做對聯了。

（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說，宋朝的寇準，用八分書寫一對聯，刻石中，聯語爲：「但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不過將聯語寫在紙上，裱成一對以爲裝飾品，恐怕還是明朝中葉以後的事。至於將談對聯的文章出爲專書，以我淺學所知，大概是清朝道光年間的福建人梁章鉅，他輯有「楹聯叢話」一書，頗風行一時，聯話祖宗，恐梁氏莫屬了。（他又著有「制義叢話」，專談論八股文字，但只盛行五六十年，後來廢八股，也沒有人再讀它了。）

我生平不善韻文，吟詩作對與我無緣，但頗喜歡聯話，二十年來讀書所見或友朋口述的佳聯，記得極多，偶然也寫些在報上發表，一九五八年八月，又在新加坡「南洋商報」的副刊，用春風廬聯話這一專欄發表了很多，積存至今，約有二百餘則，現在更取在新加坡「星洲日報」和香港幾家報紙所登載過的聯話，集爲一書，仍用春風廬聯話之名，以記一時之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六日，伯雨記於香港之聽雨樓。

目錄

序	一
自序	二
漢光武諸葛亮	一
成都浣花祠	三
廣州三君祠	五
鄭成功祠	八
西湖林啓墓	二
杭州冷泉	三
西湖靈隱寺	五
江心孤嶼古蹟	七
南京莫愁湖	九

黃鶴樓·····	二一
四川桂湖·····	二八
濟南風景名勝·····	三〇
潮州名聯·····	三七
廣州海山仙館·····	四三
劉莊許莊·····	四五
愚園·····	四七
關廟聯·····	五〇
戲臺聯·····	五七
梅蘭芳游美戲臺聯·····	六二
會館對聯·····	六三
珠江風月·····	六八
廣州東園·····	七二
春聯·····	七五
絕對記趣·····	八三

趙光父女一妙對

八六

包朗生妙對

八八

一字頭

九〇

僞府對聯

九一

姓名諧謔

九四

白話聯

一〇三

衙門聯

一一一

縣令因聯惹禍

一一四

盲考官

一一五

試場佳聯

一一六

三元

一二〇

唐景崧與張佩綸

一二三

章太炎幽默聯

一二七

黃侃詩聯之識

一三〇

陸丹林、鄭逸梅

一三三

梁啓超集宋詞聯	一三五
集詞輓朱祖謀	一三八
王湘綺的霸才	一四〇
輓王湘綺	一四三
王湘綺與陳八	一四六
徐志摩夫婦	一四八
畢倚虹	一五一
李涵秋	一五五
名女伶金玉蘭	一五七
某名伶	一五八
輓梅蘭芳	一五九
梅蘭芳祖父母	一六〇
輓馮夏威	一六二
新加坡僑胞輓曾鑄	一六三

春風廬聯話

漢光武諸葛亮

河南省的南陽縣，舊時是南陽府，府城樓上有一對聯云：

真人白水生文叔；

名士青山臥武侯。

梁章鉅的「楹聯叢話」稱其「對仗渾成，允稱傑構」，確實不錯。下聯任何人都知道諸葛亮隱居南陽。上聯的「文叔」，指漢光武。「後漢書」光武傳說「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縣有光武舊宅，宅枕白水，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

「楹聯叢話」沒有說此聯作者是誰，大概已把它當作失名一類看待了。此聯却是清初一個詩人宋聚業的詩句，全詩是：

真人白水生文叔；名士青山臥武侯。
水自奔騰趨漢口；山猶重疊枕城頭。
時來一夕收銅馬；事去經年運木牛。
太息興亡千載上；荒村野廟總悠悠。

全詩從頭到尾，一句詠漢光武，一句詠諸葛亮，實在配得過梁氏所讚之語。（宋氏字嘉升，江蘇長洲人，康熙間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性剛直，以忤年羹堯死。著有「南園詩稿」。）

梁氏的「叢話」說：「或疑諸葛亮應稱忠武侯，但曰武侯，恐未盡善。然古人二字、三字諡，後人稱其一字者甚多，如衛之叡聖武公，只稱武公；貞惠文子，只稱文子；楚之頃襄王、秦之昭襄王只稱昭王，諸葛之稱武侯，亦其例耳。」看來似甚有理，但仍可以爭論一番的。孔明封的是武鄉侯，諡忠武，梁氏說他應稱忠武侯，已經不大對了。假如他說亮封武鄉侯，後人沿李德裕封衛國公，王安石封荆國公之例，將「國」字省去，只稱「衛公」「荆公」，那就無可非議了。

成都浣花祠

四川成都杜工部草堂之內，有浣花夫人祠。夫人姓任，不知其名，乃唐朝西川節度使崔寧的侍妾，封冀國夫人。祠中有長洲（今併吳縣）顧子遠（復初）一聯云：

一代紅妝，繼李波小妹；

數行青史，先石碣夫人。

殊未能盡浣花夫人的事跡，不算佳作。用李波、秦良玉典亦不切。李波是後魏時人，爲一姓之雄，時出殘殺良民，爲李安世所殺，事與浣花夫人不侔。浣花夫人的歷史，見宋人謝采伯的「密齋筆記」卷四，據云：「蜀郡西門可六七里，有杜工部草堂，潭以百花名，初未有花，冀國夫人在父母家時，有異僧墮污渠中，夫人爲浣衣，而百花浮水上。工部嘗賦浣花流水之句。夫人歸西川節度使崔寧爲小婦，節度入奏，夫人能散財破賊人楊子琳，邦人德之，卽所居祠夫人，後草堂寺與祠並稱。端平丙申（案：宋理宗端平三年，卽公元一

二三六年）遭亂，郡城焚蕩，此等遺跡，聞自無恙。」

明人楊慎「升菴全集」卷四十九，「浣花夫人」條對於任氏封夫人的原因有說明。他說：「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但「唐書」沒有說任氏封冀國夫人事。然自宋以來即有此稱，亦可謂源遠流長了。

江庸的父親江叔海（瀚）光緒初年在四川做官，他見顧復初一聯寫得很壞，自己想另作一對，但又作得不好，一直到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他才寫信到蘇州請俞曲園撰聯。曲園以新舊唐書都沒有說任氏封夫人之事，冀國夫人之稱，沒有根據。因撰聯云：

新舊書不詳冀國崇封，但傳奮臂一呼，爲夫子守城，代小郎破賊；

三四月歷數成都盛事，且先邀頭大會，以流觴佳節，作設悅良辰。

此聯典雅工切，純用本地風光故事，遠勝顧聯十倍。「新唐書」卷六十九崔寧傳，大歷三年（代宗年號，公元七六六年），崔寧入朝，賜名寧（本名旰，升菴引通鑑言賜名在楊子琳

被擊敗後，兩說不符，似以「新唐書」爲準。當他入朝時，留其弟崔寬守成都，楊子琳襲而據之，寬戰敗，任氏驍果，出家財十萬，招得勇士千人，將自擊之，子琳大懼，會糧絕大雨，子琳乃退出。俞曲園上聯就是根據這一段故事寫的。下聯「三四月」云云，按「老學菴筆記」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邀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又，「成都記」云：「太守出遊，士女則於木牀觀之，謂之邀牀，故太守爲邀頭；自正月出遊，至四月浣花乃止。」下聯說浣花夫人本三月三日生辰，四月十九日又是浣花節日，這都是成都的盛事。用「且先」二字，尤見靈活，眞才人之筆也。這樣好的聯子，大概還會留到今日的。

廣州三君祠

八十年前，廣州的越秀山麓有鄭仙祠一所，祀的是安期生。每逢安期生的誕辰（陰曆七月廿五日），四方進香的善男信女雲集，有很多求子的婦女還在祠外露宿一宵，爭取燒頭炷香的機會。光緒十三年（公元一八八七年）四月，兩廣總督張之洞認爲這是「崇尚虛無，罔資觀感」，將它改祀三國時代的虞翻（字仲翔，吳國人，被貶到廣州）、唐朝的韓愈和

宋朝的蘇軾。他們被貶到廣東，對於當時嶺南的文化有很大的影響。張之洞因取「漢書」黨錮傳中之語，名之爲三君祠，並集杜甫、李白詩句爲聯云：

海氣百重樓，總爲浮雲能蔽日；

文章千古事，蕭條異代不同時。

此聯集得極好，既切三君的身份，又很含蓄蘊藉。李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下句是「長安不見使人愁」，有了上句，便很容易使人想到下句了。在唐宋時代，做官的人都樂意在京做官，尤其是文學侍從之臣，以日伴君王才過癮，一提到謫官，便如喪考妣，永無生入國門之望了。上聯的「日」字，也可說是指的君王，「浮雲」指的是「佞人」、「奸臣」。下聯說他們三人都是能文章之士，但是蕭條異代不同時，現在同在一祠，也算是有因緣了。

這時候，任廣東巡撫的是吳大澂，三君祠額就是由他以篆書寫的，他也撰一聯，篆書刻石上。聯云：

江湖忠悃三遷客；

嶺海人文百世師。

這一聯雖也切三君的身份，但情韻却遠不及上聯了。廣州人拜安期生，自唐朝已然，白雲山脚有蒲澗寺，建於唐時，相傳安期生於七月廿五日在此飛昇。蘇東坡作詩刻石寺中云：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昔日葛蒲方士宅；後來蒼蘆祖師傳。如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

三君祠地方甚大，又占風景幽勝之區，清代大官，每假此地歡讌顯宦（但讌學臺、主考，則以比較隆重，多設席八旗會館）。一九一四年，龍濟光建碣樓，將三君祠拆毀，張吳兩聯及一額，皆置路旁，無人過問，此兩聯也成爲後人的聯語資料了。